

我是流氓我怕谁

王朔批判

晓声编著

北月地里
抵乐呵
强心能扛人振奋有个盼头
自己设计
去而他心中暗自发笑

的卷
王朔之所以被骂就是因为他站在
套外看别人钻来钻



王朔从来不会给站在十字路
他只画圈
人送外号生活真累
狠话别
人看相犯

十字路上的人指路

我是流氓我怕谁

——王朔批判

书海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 跃

海 舟

王 朔 批 判

——我是流氓我怕谁

晓声 编著

责任编辑 杜厚勤

书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慈利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K 6印张 11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0-150-5/G·122

定价：3.80元

目 录

不说白不说(代序)	(1)
一 一点正经也没有	
别装,行吗?	(2)
真理是什么东西	(5)
上帝死了,我们还活着	(8)
二 丑陋瘪三又一族	
公园里一杆野高粱	(12)
摇摇“可乐”瓶,空的	(15)
看不见的“变形金刚”	(19)
三 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是流氓	(22)
心在哪跳	(29)
有人喝彩	(35)
四 玩的就是心跳	
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	(41)
边缘世界的裸舞者	(43)
千万别把我当人看	(44)
五 游戏人生的风景	
皈依平庸	(47)

我是流氓我怕谁

重压下的优雅 (53)

荒漠中开出的“伤感列车” (57)

六 俗不可耐的宠儿

汉字在纸面上撒野 (62)

晴天过海的公平买卖 (65)

春江水暖丫先知 (68)

七 英雄亦或狗熊

嘲弄一切的“当代英雄” (71)

失落的“边缘人” (72)

八 给文学加点可卡因

神坛上长出大蘑菇 (77)

草丛中偶现的花朵 (83)

对付头儿的最佳姿态 (85)

九 爱你没商量

谁落入了王朔的圈套 (88)

玩主们潇洒的第一枪 (91)

真情假意的轮回 (94)

炮打司令部之后 (98)

十 刘慧芳：新长征路上的傻冒

名词解释：傻冒 (102)

人精太多，反衬出傻冒的可爱 (106)

刘慧芳：大腕明星级傻冒 (112)

十一 李东宝：狡黠善良的弱智青年

	弱智：现代流行性感冒	(116)
	窥阴痴及其他	(119)
	幸福就是毛毛雨	(126)
十二	看你能上天	
	踩乎的就是自个儿	(129)
	无法在生命的日子回避你	(133)
	醉梦人生亦有真	(135)
	我是你爸爸	(138)
	不潇洒、做的潇洒、真的潇洒	(141)
	王朔也严肃了一回	(144)
十三	寻找没劲透顶的感觉	
	真的真情与假情	(148)
	真情的悲剧性——永失我爱	(156)
	下来看社会——情本无真	(158)
十四	烦着呢，别嚷嚷	
	风水轮流转，能不能自己也跟着转 ...	(161)
	中间点上的尴尬	(167)
	我爱你还能爱多久	(171)
十五	去他妈的	
	穿裤子的猴	(173)
	骑在道德脖子上撒回野	(178)
	“王朔玩文学，我玩王朔”	(182)
	给我顶住	(185)

不说白不说(代序)

当今文明汹涌之际,我们不能不抗拒鄙俗之言。

但美丽的谎言、真诚的谄媚、恶毒的中伤和飘扬的谣传在黑暗中疯狂地跳着贴面舞的时候,鄙俗之言倒是显得返朴归真了,反而能给人些许清凉之感。

况且,我们从来也不反对以毒攻毒,或狗咬狗。

然而,有什么用呢?我们每天都在说一些连自己也莫辨真伪的所谓词句,说了白说。

但是,终究还是得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张说人话也说鬼话的嘴。于是,聊以不说白不说自慰。

是为序。

1993年1月

晓 声

一点正经也没有

90年代。北京。王朔。据说这位无胸毛的娃娃脸作家，正在玩味：“动物凶猛”。忽一声惨噪，又一片长空裂缺……

别装，行吗？

人越长越大，生活越来越沉重。难题越来越多，苦恼忧郁成了病，成了无法开脱的痛苦，载重跨入90年代的中国人，靠什么活着？靠什么支撑？

“少年不识愁滋味”，如今“愁”味说不出。中国人一天到晚戴一顶“特深沉”的大帽子，东补西堵，忙忙碌碌，也不知在干些什么。每天出得门来，抬起头望望天、看看地，脸上似乎都一个模样：活得累、虚假，而且面目全非。

谁不累？一大群人成天“乔装打扮”，一人一副面

具，你防着我，我盯着你，没有放松的时候。别看表面上一个个装出正人君子，白领丽人相，内心却怀着鬼胎，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涮你一把。这方面中国人天份极高，用不着拜师求学，从小到大边走边撞就轻车熟路了，要不怎么张口就是“五千年传统”呢？要不怎么张口就说“传统文化渊源流长”呢？

幸亏我们这个民族曾贡献一个鲁迅，这是一个头发直立面容清瘦刚毅果敢且骨头最硬的“小老头”，他的一生几乎与这个社会成了鲜明的对照，叛逆而又孤独。他有一双能洞察一切的眼睛，他用他那穿透力极强的眼睛，把这个污浊而又不幸的世界看了一生。最终也看透了一切。他一生最拿手的戏就是“针灸”，他用他那一支又尖又硬的笔刺穿了世上一节虚假，扎破了人们想拚命保留的一切陈旧泡沫。然而，时代贡献了鲁迅，鲁迅却没能清扫尽这一时代的丑陋。“斯人已逝”，在经过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后，中国人怀着“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余悸，战战栗栗地重新构筑起一副副面具。

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又出了个王朔，王朔不会“针灸”，但王朔自有王朔的绝招。据说这位本应列入九二届“全国十大青年标兵”榜首的通俗小说“大家”，最拿手的好戏就是演“幽默小品”。他用他那支半发秃的钢笔做铲子，像泥瓦匠一样“孜孜不倦”地清除每个人

脸上的那层皮，那副又硬又厚的面具。有时，读他的作品，你会不知不觉地感到有东西从脸上掉下来，像泥片一样剥落，但你又说不清是什么东西，你只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轻松、第一次发现一个真实的你、丑陋的你。

王朔有一句近乎是哀求的“俗语”：“别装，行吗？”他自己也就真的不装，活得轻松洒脱且有滋有味。据说有一次他“东巡”到上海，酒足饭饱后在大街上逍遥，适逢他的作品已搬上银幕，他也就想当然地被群众认了出来。一刹那，王朔先生相貌平平的头，随便披挂的衣着，特别是那双脚下的拖鞋，清晰地映入观众的眼帘。“怎么这么一副痞相？”许多人当时就这样发问了。也许王朔先生当时的确太马虎，一不小心就在大众面前“俗”了。

不过，俗尽管俗，但却俗得实在，俗得不含糊。人嘛，其实本来就那样，谁也比谁精不了多少，何必装得那么“浪费”呢？如果说穿西服的人就一定比穿“东服”的人高贵，那么我想说前者或许比后者更虚伪（此话不是真理）。如果抛开那些扯淡的“形而上”的道德观不管，我以为王朔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实在家”，虽然在我们这个“等级森严”的国度，“名人”在芸芸众生面前“露俗”并不太雅观，但更重要的是去掉了“伪装”。没有谁会看了“名人”的“俗事”，就痛感偶像倒塌望眼看穿一

切，也不会有谁读了王朔先生的据说被道德法庭判为“痞子的文学”就受到刺激去行凶放火强奸。自从人类崛起的那天起，从没听说过有人开班授课灌输杀人的方法，但有史以来杀人犯却层出不穷，这不能怪“王朔大师”。倒是那些身居要职，道貌岸然者；外善内奸，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的家庭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人要多加小心。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多么深奥而通俗易懂的话语啊！他就是在充分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后才以泥瓦匠般的执着崛起在当代文坛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铲一气，反正投入了，揭一层少一层，让你裸露，让你脸红心跳，让你对着太阳发烧，然后，让你再一次问自己：我还能装下去么？

真理是什么东西？

王朔是个不喜欢真理的人，这点你从他的作品就能看到。有人说王朔的作品也就仅仅能评个“痞子文学”五段。我不相信这种评价；但一看他的作品，果真就是写痞子的文学，我真佩服群众的那双“贼亮”的眼睛。你瞧瞧他笔下的人物都成了什么样子，什么于观啊！马青啊！没一个看着舒服的，没事就当顽主，没事就玩心跳，一点正经都没有，更有甚者，这几个“亡命徒”竟大

摇大摆地走上我们民族几千年传统文明的祭坛，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脱下裤子，还叫嚷什么“横眉尿对千夫指”，这简直就是对传统文明的蔑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读者会“自暴自弃”地接受王朔的“黑色幽默”的熏陶，我更不明为什么一夜之间京城内外王朔的作品会以“皇军进村了”的声势横扫当代文坛，难道世道真的变了？

有人说，王朔之所以走红是因为给中国贡献了一群“嬉皮士”，这话我信。你看他笔下的人物一出场，便是痞气十足，他们“引吭高歌”：“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元的，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热爱的”。不过，似乎给人这么一个感觉，这些人痞尽管痞，裸露尽管裸露，却是“原装货”，货真价实，而不是什么省优、部优、“伪、劣、优”产品。而且他们自己也公然宣称：我们就是要玩痞，不管“三皇五帝”的训令，也不屑于传统道德的“正经”，看不惯什么就骂什么，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要摸一把，每个太岁头上都要刮点土。就如《玩的就是心跳》里的方言说的：你想入我的党，先叫我入你的裤。看似调侃与下流，实则红、一种触目现实丑恶的惊心感。《一点正经也没有》中的胖师傅为嘉宾们介绍菜时也这样说：“这道菜是一只小母鸡和一只大公鸡一只小公鸡一只公螃蟹熬

的汤，叫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道菜是嫩鸡蛋是公是母自然无法判定，所以就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胖师傅端着盘子对传统文明和伦理道德进行嘲弄，可谓荒诞、滑稽、幽默。不过，小丑为谁“讴歌”，又为谁流泪，这种表层现象背后的人生是很令人回味的。尽管你读王朔的作品，除了一种痛快的渲泄外，并没想到别的，尽管你活的真是很清白，可你是否明白你已清白得一无所有了，在这个世上，除了一副任人摆布的灵魂出壳的躯体外，你还拥有什么？

如果说，方言与胖师傅的调侃只是一种小动作，那么《玩的就是心跳》中的高洋的话语则称得上是一种反叛宣言了，先看一下高洋怎么说：“我顶烦那种一无资本却又装得特高贵特上流社会的男女，这个社会的任务就是埋葬这种人让他们一世而绝，他们的下场可能还不如满清的遗老遗少，他们每个人的家里都没有可以典当的金银财宝，全是公家的粗笨木器。”高洋站在世俗的社会里，以顽主的姿态，否定了那种以权势，地位看取人的价值的陈腐观念和信条。这是顽主们对世俗的最后宣战，也表现了王朔做为一个小说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就是为什么读王朔的小说你虽看不到刀光剑影血肉之躯的厮杀，但通过顽主们庄谐并出的幽默话语，却感觉出在世纪末意识阴影下的笼罩下，一种代表着新文化力量与几千年传统文化在灵魂、

精神、特别是价值观、伦理规范上的大较量。

上帝死了，我们还活着！

老实说、这实在是一种很值得让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就那么一个貌不出众的“写字个体户”，就那么一群嬉皮士和“一点正经也没有”，竟把这个社会搅得一塌糊涂、神魂颠倒。难怪有人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快么？我看未必。不是你不明白，而是你从来就没
能活得痛快。你想过没有，与顽主们的自由来去、嬉笑
怒骂相比，你自己的人生到底是灰色的还是红色的？你
可以回想一下，你活到现在有几次真正地主宰过自己？
自从你从你娘肚里滑出来接受再教育后，你除了父母、
老师、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外，有几个人尊重过
你的意见？有多少场合能完全自由独立地发挥你的见
解干你自己真正想干的事？你是否发现，在中国，一个
从小听父母的话，上学听老师的话，工作之后又得听领
导的话的人在中国才叫好孩子、老实人；并且，不仅能
到处受夸奖还能做官。可是，当你违背这一切的时候，
麻烦和厄运就随之驾到，你不觉得许多人的性格都因
此逐渐养成一种奴性吗？反过来，当你读完王朔的作
品，再回过头来面对现实，你会发现生活中根本就没有

这么“火”的嬉皮士，许多早就应该打倒的东西也依然在那里“耸立”；你还会发现，在你的周围有许多怪圈。在这些怪圈的缠绕下，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能为自己所热衷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相反，许多人都把一生的精力消耗在钻圈的游戏中了。王朔现象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不难破解的谜团，当人们在突破寻找精神家园的缺口但备感力不从心时，他们渴望先找一个角落能坐下来休息一会。于是，在茫然无绪的艰难的文化苦旅中他们突然发现了王朔，发现了那道“黑色的篱笆墙”，他们开始像抢回生命般地冲动并疯狂地靠上去，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里面实际昭示着一种世纪末的更年情绪，同时，又预示着一个民族对精神新纪元的苦苦期待。

王朔是当代最畅销的通俗小说作家，这一点已是不容怀疑，他的作品销量在文学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纪录。而且，由“王朔热”的狂潮中所涌现出的大批“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读者群已明确地告诉我们，王朔已远远超出了一个通俗作家的影响。不管是他有意还是无意，王朔及其作品已经成了一种不可回避的文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王朔已经成了当今许多青年人心中的“叛逆偶像”，而这种“叛逆偶像”又比现今人们常说的所谓“青春偶像”之类的肤浅玩意儿具有更深刻更内在更带根本性的文化内涵，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活法，一种人生状况，一种文化态度，一种精神信

仰，尤其是在今天，无论是哲学浪漫主义还是社会浪漫主义都被严酷的历史和更为惨烈的现实打得落花流水，原本整齐划一的文化秩序在人们心目中早已土崩瓦解，满载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当代人从历史这本打开着的生活教科书里学会了用自己的大脑思索，用自己的双眼观察，从而逐渐消弥了对于“终极关怀”的关怀。他们终于发现，这种“终极关怀”尽管带有神圣迷人的光环，但它毕竟是彼岸的过于遥远的。不是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么？不是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么？关注自己，关注现实，关注自己所生活的周遭世界，关注现实中的人的命运，不正是当代人唯一清醒的选择和对未来应尽的义务么？

不要忘了，上帝虽死了，但我们却还活着。

王朔的小说之所以深受欢迎，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即王朔及其笔下的人物是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正是这种叛逆和反抗的情绪才引起了当今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共鸣，正如有位年轻人所说的那样：我之所以喜欢王朔，就在于他太有个性了，因为在当今中国文坛，没个性的东西太多，迷迷糊糊傻里傻气的东西一大堆，唯独找不到像王朔这样一个人。王朔说出了我们大家心里想的，但又不敢说的东西，我们在王朔的作品中感受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人而不是机器。

对王朔的作品，许多“名流学者”最不屑的莫过于这么一句话：“痞子文学，太俗”。不错，“学者”们的眼光是够犀利的，一眼就把王朔及其文学来了个穿心透。不过，这里却有个疑问：俗不好么？《金瓶梅》、《红楼梦》是不是俗文学？外国的《飘》是不是俗文学？为什么都“俗”成了世界名著呢？这真是个谜！

或许，王朔比谁都更清楚，面对眼下这个社会，用唐吉珂德式的稚气和激情去表白去陈述一切已是浅薄和不合时宜的，更何况在这个纷乱如麻今非昔比的世界里，往日的单纯和天真已经被现实抽打成一种无法逃避的困惑和迷惘。

王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非创作了一种“思想”，而是他把传统思想的反面写成了小说或通过小说找到了与社会时代的连结点。这就是王朔的小说为什么向上能惊动高知阶层，向下能取悦市井小民的主要原因。

我们终究会很深地理解王朔的，就像我们一直幻想着世界上应该有王朔这么个人一样，文坛也应该有这么一匹荒原狼！